

梅俊强◎著

太极

之从零开始

TAICHI
FROM ZERO TO HERO

TROY
NO.1

从一无所有到绝世英雄——太极宗师杨露禅的传奇人生

手捧太极塞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
——光绪帝赠

中国华侨出版社



TAICHI
FROM ZERO TO HERO
梅俊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极之从零开始 / 梅俊强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13-2804-5

I. ①太…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4099号

太极之从零开始

著 者 / 梅俊强

出 版 人 / 方 鸣

选题策划 / 蓝小格

责任编辑 / 小 乙

特约编辑 / 刘连生

封面设计 / 壹诺设计

版式设计 / 新兴工作室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20mm×1000mm 1 / 16 印张 / 20 字数 / 350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804-5

定 价 / 3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太极

之从零开始

目录

- 001 / 第一章 天生异象光万丈，宗师初生惹非议
- 005 / 第二章 无知贪食遭冷落，恶运来临生坎坷
- 010 / 第三章 但见今时新人笑，哪朝闻得旧人哭
- 015 / 第四章 命运作弄凄凉景，奈何人祸落井石
- 020 / 第五章 昨夜妖怪遭人弃，今朝骤成绝世才
- 026 / 第六章 九月飞雪世无常，无知少年入天理
- 034 / 第七章 滑县天理刀兵起，神兵突降展神威
- 042 / 第八章 痴心少女心付情，启程路上风雪寒
- 055 / 第九章 巧计伏击乘胜追，误将雪妖引出来
- 069 / 第十章 一片真心托误人，战乱兵火烧满天
- 084 / 第十一章 曾把师父敬若神，董爷一掌打现形
- 097 / 第十二章 孤然一身回滑县，懵懂拜堂入新房
- 105 / 第十三章 宁可祸连万千人，不甘待毙求生天
- 116 / 第十四章 巧心妙计破危局，文应冒失引兵亡

126 /	第十五章	本以为逃出生天，结果是误入魔窟
141 /	第十六章	相依为命不离弃，情义感动苍天泪
154 /	第十七章	执著辗转终入村，奈何陈拳不外传
168 /	第十八章	子敬志踌躇遇挫，玉娘用情深伤怀
180 /	第十九章	陈玉娘智勇兼施，杨露禅软硬不吃
196 /	第二十章	方子敬狼狽复命，克莱尔携兽相助
207 /	第二十一章	老长工醍醐灌顶，傻小子屡败屡战
218 /	第二十二章	士别三日刮目看，吃房怪兽影遮天
228 /	第二十三章	众长老一齐失声，老长工暗施巧计
239 /	第二十四章	傻小子闯特洛伊，美玉娘绝望而归
258 /	第二十五章	支局长迫译西文，憨英雄独闯虎穴
268 /	第二十六章	飞仙子仗剑独行，傻小子悍不畏死
281 /	第二十七章	玉娘分心遭暗算，露禅神威定乾坤
291 /	第二十八章	子敬誓灭陈家沟，掌门忽展神人威
310 /	第二十九章	冷血长老审英雄，有情玉娘许终身
314 /	后 记	西洋来船战功夫，且看英雄之崛起

第一章

天生异象光万丈，宗师初生惹非议

经历康雍乾三朝百多年盛世的大清国承平日久，兵驰马废，国势渐衰。吏治腐败更激起各地民变，朝廷却昏聩不醒！

乾清宫，年幼肥胖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只顾打盹，鼾声如雷！

而在川鄂一带，却有白莲教起义。白莲教在女首领王聪儿的带领下，襄阳军振臂高喊，全军上下气势如虹，誓要推翻清朝！

京豫周边，有天理教举事。鸣叫的号角声中，擂动的鼓声中。年轻的皇子率神机营和天理教战斗，在隆宗门外，却被教徒打得落荒而逃！大清朝，国内兵荒马乱；国外西方列强趁机伸手，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引领百姓舒缓苦闷……

鸦片馆里，老人、年轻人安逸地抽着鸦片，眼神迷离，神情惬意得如同睡躺在白云之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洋商们也笑容灿烂地点收着银两……

百年苦难刚刚起步，而大多数人却浑然不知，依旧过着纯朴的生活——

天下，一面是各地民变，刀光剑影、热血高呼的战争；一面是农村乡间，农民们在田园种植作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情景。城里市井商贩街道摆摊叫卖，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当炮弹箭矢般飞落到农民、小摊贩的身边，他们仍旧不明就里地拔起闪着寒光的箭头，捧起热腾腾的炮弹……好奇地左右张望着，跟身边的人议论纷纷。

“这是啥东西？”

“铁的！能卖多少钱？”

……

平城的天空，乌云笼罩，淅淅沥沥的雨从夜里下到早上。这样的雨天，让人都不愿出门，街上稀落落的不见人影。

“这雨，得下到什么时候啊？”

在一座府邸门口的匾牌上，用金漆写着“杨府”二字。在府邸内马圈旁的小屋门口，一个五十开外的马夫抽着旱烟，望着大雨发愁。

“小主人今天降生，偏偏赶上这样的天候。阴天邪气盛啊……”

就在马夫喃喃自语的时候，雨突然停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央，浓厚的黑云突然散开、空出大片晴空。娇艳的烈日，就在那片乌云让出的晴空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来。马夫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子，手遮挡着额头，眯眼眺望那轮红日。

“天生异象，小主人恐非常人呐……”

杨府中，另一处的房子里，嚎叫声响彻云霄……

屋里，杨母用尽全力，产婆冷静接生，周遭的婆婆妈妈们吆喝打气。

“再使把劲啊！使劲、使劲……快使劲……就当便秘……快出来了啊！”

产婆是平城有名的接生婆，接生经验三十年。生产中的杨母气喘吁吁，生产的痛苦折磨得她什么都忘了，只觉得要命的痛！甚至恨不得高喊“我不生了，我不生了！”。

她只知道痛，旁人大喊的声音都听不见，尽管产婆在他耳旁怒吼地喊叫，但她充耳不闻。

“有这么粗的粪便吗？”这念头一闪而过，立即又被生产的痛苦淹没得无影无踪。

杨母狠狠揪着扭成团的床单，伴随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双腿间滑出一物，产婆如守门员般准确地稳稳擒抱在怀！

“生出来了、生出来了……”

婆婆妈妈们唧唧喳喳地叫着，围成一圈。他们还没有看清婴儿的模样，却都露出疑惑、奇怪的表情。当把婴儿从肚子里挣出来后，杨母的汗水早已湿透了衣发。然而，形容狼狈、气若游丝的她，却在第一时间喊叫着问：“平安吗？平安吗？快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产婆没有理会她，而是倒抓着婴儿的脚，冷着脸对着婴儿娇嫩的屁股一下接一下地拍打，越打越使劲：“咋不哭呢？咋不哭呢！还不哭、还不哭……”

杨母唯恐产婆打坏了宝贝，挣扎着爬起，伸长了手，一把抢过婴儿，抱在胸前，心疼不止地望着产婆，语气里满是责怪：“别打了……打坏了怎么办！”

产婆满脸恨铁不成钢地急恼跺脚：“必须哭！出生不哭，一辈子输。”

杨母也知道这个说法，但哪里舍得孩子再挨打！不等产婆说完，她就望着怀里的婴儿，满脸带着慈爱和幸福的微笑。

“爱笑也不行？瞧！他笑得多好看，爱笑一辈子赢！”

产婆和一干婆婆妈妈们都是过来人，知道杨母心疼孩子，说什么都不会舍得再打，也就不再说了。都凑近了围成一圈，打量婴儿的脸蛋模样：五官清秀，面带微笑，很是好看。但是，婴儿头顶上有块拇指大的肉角凸起，显得特别另类怪异。如果婴儿是头马的话，那就成独角兽了！但婴儿是人，头上长角，不由不让人想起妖怪。

杨母看清婴儿的时候，表情开始变得怪异……不止她，身边的婆婆妈妈们也都瞪大了眼，仿佛看到全世界最奇怪的事情！杨母的脸色不好看，婆婆妈妈们也都心里发怵，不由自主地联系起听闻的妖魔投胎转世的传说。

唯独经验丰富的产婆怕杨母多想，忙用一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语气安慰说：“没事没事，这叫‘胎芽’，过两天就掉了。”一干婆婆妈妈们自然知道这是假话，也只得点头附和，连声说是。

其中有个婆妈越看越觉得稀奇，忍不住猜测，肉角里头有没有骨头，于是大着胆子伸手去摸。她的手刚碰上，婴儿头上的肉角就突然抖了一下，吓得他一声惊叫，快步倒退，手挡身前，好像怕肉角会飞出来刺伤了她。其他人见到肉角抖动，也都吓得倒退三步，个个面色惊恐！这时，偏偏小婴儿却笑开了。

一代太极宗师杨露禅，就在这纷乱与闲静并存的时代里诞生了。

时光匆匆，一晃三年过去。三岁大的露禅食量惊人，一张饼，连咬几口，塞满了嘴，大口咀嚼，然后也不怕噎着地整个吞下。饼吃完了，又吃包子。小露禅是越吃越开心，咧嘴直笑。而他头上的肉角，也在这时候，发生着明显的颤抖。

杨家的孩子头顶天生长了肉角，流言蜚语早在平城传遍。

“杨家的孩子头生肉角，是妖怪投胎的啊……”

“我听说他头上的肉角有胳膊粗，手掌长……整天躲在杨府不敢出门！”

流言越传越离谱，到后来，杨露禅干脆就被描述成青面獠牙、头长骨角的妖魔

鬼怪。甚至有人说，杨露禅头上的骨角连铁都能戳穿，根本是地狱魔鬼的力量！

这些流言的传开，让杨府出入买菜的人都会被人指着议论纷纷。为此，杨父杨母费尽了心思，先是请了城中有名的老中医为露禅医治，中药吃了不少，但不见一点效果。再后来，听说西洋医师的本事可靠，杨父花费重金托人帮忙，好不容易请来位西洋老医师。那西洋老医师先是用放大镜照，接着又用八分仪……仪器检查了很久，又查看露禅的耳朵、喉咙、心跳……

相较于西洋医师的忙碌，杨露禅倒显得悠然自在，他坐在椅子上，一手抓个大鸭梨大口地啃食，只管听指挥配合医治。忙了一个下午，西洋医师最终给出个诊断结论——割掉！

西洋医师的中国话本来就不标准，杨母以为听错，不由“呃”了一声。西洋医师挥手比划着，努力让汉语说得清晰标准：“割掉。试一试。”

短暂愕然之后的杨母，勃然大怒地就近抓起尊花瓶，挥动着要砸：“试？我把你割掉试试！”

西洋医师踉跄闪躲，杨父及女婢慌忙劝阻。西洋医师吓得收拾了家当，飞奔逃出杨府。从这之后，医治的事情再也不提。

杨露禅食量特大，头上又生了个古怪的肉角。但刚开始的时候杨父很疼他，因为自古有言：“面生异象者，必非常人！”那时候杨父常把露禅抱在怀里，杨母在一旁幸福地笑着，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杨父为防他人说三道四，改变对杨露禅的看法，买了诸多史上大人物的配字挂像安放在大厅：有秦始皇的——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取自《史记·始皇本纪》也就是塌鼻、眼突、鸡胸、气管炎）

有朱元璋的——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取自《明史·太祖本纪》）

还有刘备的——大耳垂肩，双手过膝。（取自《三国志》）

这些画像，也确实让许多来往杨府的客人以及杨府里的人改变了对杨露禅头上肉角的看法。

杨父每天看着挂像，也觉得露禅将来的成就一定非比寻常。索性就请人给露禅也画了张，挂在家里。（杨露禅——头生骅角，食量惊人。《广平县志》）

第二章

无知贪食遭冷落，恶运来临生坎坷

杨父对杨露禅头上的肉角不仅不在意，反相信那是非常人的象征。他在府里时，常常抱着杨露禅，更不在乎他食量惊人。

“我儿非常人，自然食量不比寻常。寻常人等，能食得我儿这么多么？”

杨府上下，人人都因为这句话，习惯性地对杨露禅的大吃百般恭维，甚至还有下人记了每天的食量，只要那天破了过往的记录，下人就满面喜色地向杨父报喜：“老爷，小主人今日比昨天多吃了三个肉包！将来一定力大无穷，不输楚霸王项羽啊——”

杨父抱着小露禅，呵呵笑着。不停嘴的杨露禅吃完了鸡腿，一时找不到其他吃的，趴在杨父脖子上扭动着小脑袋，对食物的欲望让他的目光落在杨父的耳朵上，他想也不想，兴高采烈地张口咬住了杨父的耳朵！

正说着恭维话的家仆见状大惊失色，想拉又不敢拉，殷切小心地连连哄着。

“小主人，那是老爷的耳朵，不能吃啊——小主人，快松口，咬伤老爷啦——”

杨父疼得紧皱眉头，倒抽凉气。

“露禅！快松口，那是为父的耳朵！——快松口，别咬为父的耳朵，为父马上叫人拿你喜欢的肉包子过来……”

小露禅满脸笑容地紧紧咬着父亲的耳朵，充耳不闻。杨父痛得龇牙咧嘴，很快失去了耐心：“孽障！还不松口？——愣着作何！快拉开他！”

那家仆得了令，这才敢小心地拉扯小露禅，然而，他的牙齿紧紧咬在杨父的耳朵上，轻轻一动，杨父就疼得大叫。那家仆忙用手捏小露禅的牙关，奈何小露禅人虽小，牙关的咬力却十分惊人。那家仆又不敢太过用力，捏扳了一阵还是没有办法！

“来人啊，小主人咬住老爷耳朵了——快来人啊，小主人咬住老爷耳朵啦——”

家仆惊急的叫喊声引来更多人。一群家仆七手八脚地帮忙，拉扯的、扳嘴的、连哄带吓，就是无法让小露禅松口！眼看杨父耳朵上的流血越来越多，众家仆唯恐杨父的耳朵会被咬掉。此时，后院的杨母闻讯赶到，她惊急地叫喊着扭住杨露禅的耳朵，斥责道：“还不松口！”

说来奇怪，杨母一句话，小露禅立即松开了杨父的耳朵，犹自不知道闯祸地拽着杨母的衣裳，伸臂要抱。

杨母哪里有空理他，忙不迭地查看杨父耳朵的伤势，只见小指头大的一块肉被咬得血肉模糊，只剩一点皮肉连着，几欲要掉。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请大夫——”杨母急恼地吩咐着下人，杨父则是抽着凉气，一只手想摸伤处，却一碰就痛。龇牙咧嘴地站了起来。杨母伸过去扶他的手被恨恨地一把打开。惊慌错愕的杨母看着杨父眸子里愤怒的仇视，心里不由地生出一股寒意。

“老爷……”

“哼！”杨父恨恨瞪着犹自笑着、嘴边还有鲜血的小露禅，从牙缝里挤出句话：“狼虎养熟，尚不伤主！”他说完，愤恨地摔门而去，几个家仆惊慌慌地追着他，唧唧喳喳地关心着伤势。

杨母愣在厅里，想追，却不敢追。她被杨父那句沉重的话击打得心如死灰！

伤心恐慌之下，杨母愤怒地扬起手来，正想朝小露禅打下去的时候，却见他正睁着懵懂的大眼睛仰头望着她笑，一双小手臂，紧紧地抱着她的腿。

“娘，我饿。”

杨母一时泪光泛动，扬起的手又缓缓落了下来。她蹲下身，紧紧抱着小露禅，带着哭腔说：“你为什么咬老爷的耳朵呀！人人都说你妖孽转世，你这一口咬得老

爷心寒，往后他如何还能疼你？世上的人，高兴时把人当宝，不高兴时把人当草。你把老爷给气恼了，我们娘儿俩将来的日子咋过甯……”

杨母想着杨父翻脸无情的模样，为将来的日子伤心不已。可小露禅却懵懂无知地只是喊着：“娘，我饿，我饿……”

只是说来奇怪，他饿了会咬杨父的耳朵，杨母抱着他哭泣许久，他却始终没有起念张口咬母亲。

话说杨父耳朵被咬伤，请了大夫上门医治，那大夫看过上了药。临走时叹了口气：“掉的肉那是长不出来嘞！”大夫走后，府里的家仆也早各忙各的去了，只剩管家还陪在杨父身边。

他见杨父神情激愤，目光冷沉，便小心翼翼地说：“老爷，小主人痴傻，只怕将来不能撑起杨府的家业。去年城东的王婆提过的李姑娘，俏丽得很，大方得体。王婆算过，说那李姑娘肯定是能生儿子的人。”

去年的时候，杨父虽然有些心动，但想到杨母嫁入杨家至今，待他体贴入微，又生了个儿子。杨家既已有后，再娶一房，以杨母性子必定会争风吃醋，不得安宁。倘若再生一子，将来不定为争家产闹得兄弟不和，所以杨父深思熟虑之后拒绝了。

如今管家再提，杨父虽然心知肚明那李姑娘其实是管家的亲戚，但他如今对杨露禅恨之入骨，若非碍于声名，怕被人说虎毒尚且不食子的话，他只想把杨露禅和杨母都赶出杨府！自然不会再把杨露禅当作是继承杨家香火的人。

“你且去打探清楚，若在闺待嫁，从速操办！”

管家大喜过望，连忙点头领命去了。

“杨家的孩子就是个怪物！杨家养这个妖怪，简直是养虎为患！”

杨父独自在房间里想着过去外头的传言，他自问对露禅百般疼爱，从不嫌恶，结果这露禅竟然连他也想吃！这不是妖怪是什么？杨父越想越恨，越想耳朵的伤口越疼，放在椅子扶手上的手，紧握成拳……

话说杨母虽是二房，但本也是女中豪杰。当初，他跟杨父的相识，在茶园开始……

那天，热闹的茶园大厅里锣鼓喧天，舞台上演出的是京剧《穆柯寨》，客人们纷纷起座，叫好之声此起彼伏，经久不绝。台上，扮演穆桂英的角儿亮相时，园子

里爆起的喝彩声更响亮。

跟在穆桂英身后的一名女兵，正是风华正茂的杨母。穆桂英在前方唱作俱佳，跑龙套的杨母也没闲着，她忙着跟台下的主客眉来眼去——那主客正是杨父。

角儿不经意间瞟眼看个正着，发现杨母耍狐媚，登时火冒三丈！撩起花枪朝后疾刺！她才是主角，一个跑龙套的竟敢捷足先登地魅惑台下主客，哪里能饶！不料杨母竟也是个女中豪杰，不但躲过角儿的花枪，还不甘示弱地立马挺枪回击！

台上难得地出现穆桂英大战女兵的场面，杨母和角儿打得是难解难分，不相上下！台下的客人们只管热闹好看，爆起阵阵喝彩！杨母在台上威风之后，梨园生涯也宣告结束。但因此，她得杨父青睐，被娶回杨家当二房。虽是填房，但性子刚烈的她争取权益却从不手软！

有一回，杨母无限娇羞地躺在杨父怀里时，婢女端来茶水，不慎溅出，洒了杨母一身。杨母气怒跃起，空翻一脚踹倒婢女，将其踩在脚下。撩起剑指，怒瞪婢女喝道：“你瞧不起我！”

婢女吓坏了，杨父也傻了眼，好说歹说，才拉开杨母……

杨母从小在街头打滚，看尽世态炎凉。认定人性本恶，没人可以相信。她所有的爱都给了杨露禅。因此，此刻的她虽然担心杨父从此冷落他们娘儿俩，但也没有因此打骂怨恨小露禅。杨母苦苦思索对策，最后，还是决定主动出击。

当天晚上她亲自下厨，煲了有益伤口恢复的汤水，亲自端着去见杨父。

“老爷，我给您做了……”

“不必。”在门外的杨母不甘放弃地再次讨好。“老爷，你尝一口嘛……”

“我说了——不必！”

房里传出来压抑的愤怒声，让杨母的心为之颤抖。她只能抱着侥幸，继续解释：“老爷，露禅年少不更事，今日……”

“回去。我不想听到这个孽障的名字！也不想见你这个生不出好菀的戏子！”

这句话冷酷无情之极，杨母端着的汤碗颓然落地，摔了个粉碎。她知道，也许再也挽回不回房里丈夫的心了……她忍着眼泪，回到房里看见小露禅仍旧在吃包子，浑然不知命运已经悄然改变。正伤心时，一个婢女把她在杨父卧房的东西都拿了过来。

“老爷说了，往后不许去他那。”那婢女一副幸灾乐祸的语气，一脸冷酷无情

的模样。她正是当初误把茶水泼在杨母身上的那个婢女，至今仍对杨母怀恨在心。

杨母收起眼泪，瞪着她。那婢女被瞪着心里发虚，语气不由自主地软了些：“这……这是老爷的吩咐……”

杨母冷哼着站起来，手指着她怒斥道：“你别忘了——我再怎么样，也是你的主子！”

那婢女抵着头脸，吓得不敢作声，直到杨母挥手喝了声“滚”，才逃似得跑了。

杨母抱着小露禅，含着眼泪喃喃自语：“儿啊……往后，怕就只能是咱娘儿俩相依为命啰……不管怎么样，娘都一定护着你，把你养大，绝不让人欺负你！”

第三章

但见今时新人笑，哪朝闻得旧人哭

夜，静悄悄的。喜庆热闹之后的杨府，陷入夜的寂静之中。新人房里，传出阵阵杨父与三房共度良宵的欢笑声。

杨母站在门外，无声流泪。如果是过去，她会阻扰此事。但她出身低微，曾做过戏子，深知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得宠的时候，万般宠爱集于一身；失宠时，病死冷宫无人问。皇帝后宫是如此，市井凡俗何尝又不是如此。一个被打进冷宫的女人，如果还不知低头做人，那就连冷宫都没得住了！

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杨母虽然不识多少字，杜甫的这句诗还是知道的。她不甘心，不甘心未来就这样。但她只能耐心地等待，她知道，刚得新欢的丈夫现在无论如何不会记得起她这个被遗忘的旧人。

杨府新来的李姓三姨太，年方十九，生得青春貌美，俏丽动人。她人长得漂亮倒也罢了，偏偏才进杨府一个多月，就有喜了。杨府上下一片欢腾，杨父喜上加喜，每日里加倍地疼惜三姨太。这三姨太也不负杨父所望，给他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杨父每日笑容满面地抱着三姨太生的儿子，身边也总跟着俏丽的三姨太。至于杨母和杨露禅，完全就懒得理会了。杨母一次次地躲在柱廊后面远远看着，又羡慕又恨，脸色阴郁。

这样的日子，一晃又是四年。

一天，杨母把过去杨父给她买的首饰卖了些，买了身光鲜的衣裳和金玉，将八岁大的杨露禅扮成小公子哥的模样，穿金戴玉。头顶上的肉角也用瓜皮帽遮起来，乍一看，颇有架式。

如今才八岁的杨露禅，也许自幼食量惊人的缘故，成长的比其他同龄孩子高壮得多，乍一看像十一二岁。这些年来，杨父没有见过他。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还肯见见杨母，但一提起露禅就冷了脸。杨母怕失去翻身的机会，因此，最近三年从未在杨父面前再提露禅。

三年了，杨母觉得杨父的气也该消了。这时带露禅跟他见面，以为他应该会为露禅的成长变化吃惊，说不定就不再生气了。

杨母带着杨露禅走进账房，得意地冲杨父说：“瞧！老爷，咱露禅多体面！”

杨父坐在桌前翻阅着账本，头也懒得抬地“喔”了声。他没有生气地赶走露禅，但态度并没有好转。杨母心有不甘，决心冒险再试，于是撒娇着手搭杨父肩膀：“老爷！瞅一眼嘛……”

终于，杨父木然抬头，只瞥了一眼……就对杨露禅只顾吃包子的傻呆模样没了兴趣。毫不留情面地漠然丢下账本，起身自顾穿门而去。

杨母错愕地追出门外，叫喊着挽留：“老爷？老爷！老爷……”

杨母追出门没两步，见杨父如此冷漠无情，心如刀割……骤然记起露禅还在房里，忙回头去看，只见衣着光鲜的他，不知何时抓着盆景的茶花塞满了嘴！

杨母恨铁不成钢地上前，连爆三响栗：“吃！我让你吃！你爹都不把你当儿子了，你还只知道吃！”

露禅挨打，却还是一脸莫名其妙地笑望着杨母。看着他单纯无知的眸子，杨母又心疼不已地抱着他，想着如今的局面，泪流不止……露禅却拽着她衣裳，稚声稚气地说：“娘，不哭。娘，我们回去，我一次吃三个大肉包子逗你笑……”

杨母破涕为笑，收起眼泪。她牵着露禅要走时，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杨父扔下的账本上——好奇心让杨母翻开了账本……看着看着，杨母眼里突然闪过精光，心说：“老爷，你不仁，我不义！为了我们娘儿俩的将来，我也只能对不住你了！”

杨母拿起墨笔，在上头篡改，“进账：叁拾文钱”被她涂去了“叁”，只剩下“拾文钱”……

离开帐房后，杨母犹自担心事情败露，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

大清早，外头大雪飘荡。杨母正在房里陪露禅烤着火，房门被推开了。只见金钗银饰、身穿光鲜亮丽新衣裳的三姨太由婢女陪着，闯了进来。也不等她说请，就一屁股在火盆旁坐下。跟着的婢女，当是在三姨太房里似的，沏了热茶，侍候着她，却把杨母和露禅当作透明。

三姨太押了口茶，皱着眉头放下：“唷，姐姐这连像样点的茶水都没有呐？”

这几年来，为了露禅着想。杨母忍着，低头做人。回避三姨太的锋芒，更担心增加杨父对她的厌烦感。这三姨太则是自持杨父宠爱，不见杨母蹦跶闹事，也懒得理会她们母子。两个人之间几乎不曾往来，只在杨父面前时假惺惺地彼此客套，装作亲热。如今日这般，还是头一遭。

“你这是什么意思？”杨母自觉没有触犯她，一时吃不准她为何突然变脸。

三姨太冷冷笑了笑：“也没什么意思。只是提醒姐姐一声，这些年咱们可是相敬如宾，彼此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姐姐吃的米多，年长些，自然是懂得人情世故的。”

杨母隐隐猜测，却仍然拿不定，总觉得李氏不至于为昨儿的事情专程来落井下石：“妹妹有话还是直说吧。”

三姨太微微侧身，葱指绕着茶碗滑动了两圈，突然用力，把那茶碗推出桌沿，落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茶水溅了一地，她的脸色也变得冷傲起来：“你的那点心思，最好收起来。这几年我是真可怜你们母子，所以才没叫老爷赶了你们！想着你带着个傻孩子也确实不容易，也是念着你懂分寸、会做人。可是呐……真没想到啊……原来你默不做声是在一直琢磨着好事呢！还指望着老爷理你会？理会你的妖怪儿子？”

三姨太轻声冷哼，一脸的嘲弄之态。

“省省吧！实话跟你说了吧，老爷早就立了遗嘱，杨府的一切，跟你和你的傻儿子都没有任何关系！在老爷心里，对你呢，多少还念着点往日的情分，也就不忍心做得太绝情。至于你的傻儿子，老爷只当多养了几只猪狗，不就是多吃了点嘛！老爷还养得起……”

杨母端坐，木然听着，不言不语。

三姨太起身，站在杨母面前，倨傲地俯视着她：“安分点，把狐狸尾巴夹紧